

楊棄

黨國與猥褻

評李永平《海東青》(上卷)

以「僑生」身分從南洋來台求學及定居的李永平寫起台灣來果然有其獨到之處。《海東青》寫的分明是台灣，卻處處充滿了異國情調。這倒不是由於他那（不完整的）寓言體寫法所導致，而是敘事方式造成的印象。第三人稱敘事者與小說中主要人物靳五的感知觀照範圍約略一致，形成敘事者聚焦者(narrator-focalizer)與人物聚焦者(character-focalizer)觀點時時交疊的情形。結果，與作者背景頗為類似的靳五的過客式觀點，也就成了全書鋪展出來的景觀。

全書寫的主要是靳五遊晃鯤京(台北)街頭所見所遇。選擇街景作為描寫的主力確實頗具意義。八十年代尾時的台北街道，確實是處處光怪陸離，是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種力量迸發爭鬥爭奇的焦點場域。台北的街道名稱，本就政治意味濃厚。國民黨接收台灣的部隊以中國城縣來命名台北的街道，正如靳五不經意所講的，這是「亂點鴛鴦譜」——硬把台灣與中國湊合。在戒嚴時代，這些街名正突顯著黨國對台灣的宰制權力，但是到了八〇年代尾聲，黨國對街道已失去了絕對的控制權。黨國法統神話意符也幾乎成了街道上的陳舊招牌，甚至過街老鼠。我們看

到日本老嫖客排排站對著小學圍牆寫著「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小便。

《海東青》在描寫台北街頭方面有其相當的特色。而這種特色主要是以作者善用轉喻(metonymy)及提喻(synecdoche)來達成。提喻（以部分來表喻整體）式的描寫確實是本書的一大特色。譬如一再反覆以朵朵黃舌帽喻小學童，朵朵黑布裙喻高中女學生，小平頭喻高中男生，白髮則是老色男，而安樂新出現前，常常先出現其所穿的「東洋浪人鞋」。但是轉喻的運用，更在本書造成特殊的效果。我們讀到黨國的意象總是與色情猥褻的場景形成轉喻（時空相近相連）的關係。「中國大總統府」及黨國政治標語常常與情色風月場所、皮花科泌尿科的招牌、日本嫖妓團等緊連描寫。若依照David Lodge所言，轉喻乃是寫實主義最主要的描寫方法，則往昔黨國憑藉槍桿子所撐架出來的現實時空，其實質內容與神聖性，套句書中人物的話，已被「淘虛」一空，灰飛煙滅。

八十年代的台北街道是黨國論述與本土論述、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對壘之處，也是權力與慾望橫流之處。在《海東青》中，台北街頭有本土反國民黨政治運動，有虛無主義式的飆車盛

會，有賺洋人「外快」的高中女生，有排排站小便的日本老嫖客，有在這光怪陸離的街道隨處湊合的浪遊者靳五和安樂新。且處處艷窟、處處陷阱的街道最主要也是女性迷失失身的觸媒處。而嚮往國民黨黨國版歷史的靳五終究無法在八〇年代晚期的台北在此版的歷史框架中為自己安頓一處位置。在紛亂怪離動蕩充滿末世景象的街頭一再出現肅穆的一景，即靳五、朱鴿、亞星、及許多小學生路過孫中山銅像時對其鞠躬的景象。此景一廂情願，一方面是對黨國已逝的威權的鄉愁，一方面則近似鄉愿。（很奇怪的是，作者在序文中所提的那位如摩西般的「民族救星」的銅像在台灣幾乎是氾濫成災，可是在正文中卻提都不提）另外，過客般的靳五與台灣本土則有著顯著的疏離，最明顯表現在他帶著朱鴿與亞星觀看街頭本土反對運動的一景。靳五面對島上有歷史意義的場景非但無動於衷，反而在這時候去考兩個小女生風馬牛不相及的中國古史。

靳五和敘事者的觀照點雖疏遠仿如一直是個與周遭缺乏互動的旁觀者，但絕非中性。以台灣整體為寓言的這本小說事實上是籠罩在敘事者與靳五（國民黨版的）大中國意識型態的陰影裏。台灣人則是處在這個架構裏的邊緣位置。在敘事者和靳五的眼光裏，海東（台灣）人一直是「他者」，與書中的大陸人口口「他們海東人」頗為一致。在以台灣人為多數的島嶼上視台灣人為「他者」確實也是黨國政治力強力扭曲下造成的異化效果。這令人想到白先勇曾大方地將敘述隨國府渡海來的大陸人在台北的生活的集子普化稱之為《臺北人》。（的確，在白先勇的人物的那個時代，在黨國的鐵腕淫威之下，從某個意義上言，臺北確實是個近似沒有台灣人「存在」的都城《海東青》裏的鯤京（臺北）與白先勇的觀點頗為先

後呼應。

相對上，《海東青》對台灣人的著墨雖比《臺北人》多許多，但在敘事者及靳五充滿異國情調的眼光之下，台灣人好比是化外之地的半開化人民。靳五街頭遊蕩所見的台灣人生活樣態，盡是粗俗不堪。台灣人被刻意加以模糊醜化。少數出現的台灣男性竟就有兩個同名者，且名字日本味道濃厚，其中一個大學外文系教授叫廖森郎，而綽號叫安樂新的台灣人混混則本名則叫蔡森郎。安樂新的猥瑣樣使人想到某種國民黨長期以來在影像媒體上刻意營造的台灣人形象。安樂新在街頭反覆誇張吟唱的〈海東小曲〉：「噢！媽媽／到底為著甚代誌／放捨子兒——」似可視為作者對本土論述中「亞細亞孤兒」論的刻意嘲諷。而由這樣一個猥瑣人物的嘴裏卻時而不經意就吐出反黨國的論調，作者對帶濃厚本土色彩的反對運動的丑化諷刺意圖更加明顯。同樣地，本土色彩鮮明的街頭反對運動也被與飆車、日本嫖客等景等量齊觀。黨國及其子民雖則是今墮落敗壞，卻至少有個「神聖偉大」的過去，而台灣人近乎從來無史且低俗，只是渾渾噩噩地活著。台灣人的主體性從來不曾出現過。擁抱黨國教義的敘事者與靳五悲眼看著黨國神聖意符的解體，卻也拒斥著近年來蓬勃的本土論述。

將小說視為寓言來閱讀或有令其意義貧乏之虞。《海東青》除正文外還有一篇依作者自己的意識型態或許不算太突兀的序文。文中很牽強地將蔣介石率軍民潰撤來台比附於聖經上的摩西率猶太子民渡海。序文似乎壞了此部堂堂鉅著，大大地減縮了其解釋空間。法國當代大哲傅柯(Michel Foucault)在一篇名為〈作者是什麼？〉的文章裏有謂讀者及評者需要作品之「作者」，以免正文意義四處流竄。李永平的序則反過來，作者似

有先見之憂，惟恐正文文意違反其寫作企圖，故先以序文來限制正文意義之可能無限滋生。不過，如果勉強將此本長篇鉅著化約為訴說一個單線的主題，則筆者寧願相信它說的並不是作者在序文裏所提的故事。它(要)說的或許應是黨國與父權的共犯結構對女性與這塊代表母性的島嶼的凌虐污染，而且這個共犯結構更形擴大為全世界男性對女性的欺壓淫辱。筆者寧願相信這才是作者的用心所在。

乍見之下，書中處處將民族主義情緒連結在外族(日本人與洋人)對台灣與中國女性的嫖淫上。但仔細觀之，民族主義只不過是個虛假可笑的幌子。八〇年代末期在經濟上抬頭昂揚的台灣，類似的民族主義已相當消褪無聲。美軍顧問團的黑、白「大」兵固已不在，日本嫖妓團也已不是政治文化圈的爭議焦點。作者這裏有時空錯置之嫌，但其用意卻昭然若揭。溫吞吞的靳五最生氣的一次表現之一是在怒罵四處勾引島上女性的洋人傑夫諾曼，其中不無酸葡萄心理作祟。兩個正欲對女生動手的高中男生對話最能揭穿民族主義面紗下的虛偽：一個說「拱手讓老洋鬼子開發——」，另一個接著說：「對不起中華民族列祖列宗。」

書中的男性不管何種背景，總是隨時「搔著褲襠」；不管什麼背景的男性(洋人、日本人、中國人、台灣人、老人、少年)幾乎都是這個父權共犯結構的一員。我們看到有把老婆與小孩送往國外而單獨留在台灣「開發」小處女的姚素秋，而安樂新曾因誘拐小女生而入獄，靳五對幾個小女生時而毛手毛腳，與其他的女生誘拐者及變童症者只有程度上的差別。洋人搞台灣女性，日本嫖妓團在島上南北「征戰」。而靳五自己也搞過一個叫瓊安的洋女，更有一堆海東大學的教授集體

意淫日本少女。國家或族群間的男性爭執殺伐世界最底層無聲的受害者乃是女性。

抒情味道濃郁的敘事底下的男性宰制網絡綿密近乎殘酷，是以皇皇近千頁的大作幾乎頁頁有血，血跡斑斑。女性在這個綿密的父權結構下幾乎無所遁逃。白先勇的《臺北人》裏流落台北的國民黨黨國顯要是「沒落的貴族」，到了李永平的《海東青》裏則已成淪落之煙花。有父祖三代分別為滿清巡撫、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及海東大學教授而淪落牛肉場賣唱的齊姜，有「剿匪名將郎瑛」的大女兒郎紈被當年的美軍顧問團黑兵搞大肚子，生了個黑娃。而小小年紀的朱鴿由於有個常帶領婦人賣春團「進出」日本的媽媽，早熟的慧智已習染風塵。更由於有個父權結構的幫兇兼傳媒靳五的帶領，早早見識了牛肉場等聲色場所，看待自己的性別的眼光早已異化。靳五的角色從這方面看來實是很不堪。另外，一群海東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圍爐「脫」日本A片女星，誠屬世界荒誕奇觀，而旁邊竟先後還有兩位少女聽眾，情境更是不堪。教授們集體意淫的對象顯然不只是那些日本色情片女星，而更是在座的張彤與亞星。但除了意淫之外，教授們更扮演著灌輸女性惡質的父權價值觀的角色。而兩位少女在面對自己性被淫辱所表現出來的習常與沉默(偶爾甚至附和)，說明她們同朱鴿一樣，其對自己性別的看待也已異化，遲早要成為男性的犧牲品。在這本洋洋灑灑的大作中，這些或許是最值深思的地方。